

趙影

註印

顏氏家訓



CHENG YU TUNG  
EAST ASIAN LIBRARY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130 St. George Street  
8th FLOOR  
TORONTO, CANADA M5S 1A5





顏氏家訓卷第四

文章

名實

涉務

文章第九

夫文章者原出五經詔命策檄生於書者也序述論議

生於易者也歌詠賦頌

宋本作誦古通用

生於詩者也祭祀哀

誄生於禮者也書奏箴銘生於春秋者也朝廷憲章軍

旅誓誥敷顯仁義發明功德牧民建國施用多途

補宋本作

不可至於陶冶性靈從容諷諫

補性靈者天然之美也陶冶而成之如董仲舒

所言猶泥之在鈞唯甄者之所為猶金之在鎔唯冶者

之所鑄則有質而有文矣從七恭切白虎通諫諍篇諷諫者智也孔子曰諫

有五吾從諷之諫入其滋味亦樂事也

補滋味喻嗜學也滋者草

BJ

117

Y46

19002

V3



木之滋見禮記檀弓上曾子之言行有餘力則可習之  
記者以為薑桂之謂也樂音洛

然而自古文人多陷輕薄屈原露才揚己顯暴君過史記

屈原傳屈原名平楚之同姓也為懷王左徒王甚任

之上官大夫與之同列爭寵而心害其能因讒之王王

怒而疏屈平屈平疾王聽之不聰也讒諂之蔽明也邪

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

明案三閭純臣此論未是補宋玉體貌容冶見遇俳優

屈九勿切暴本作暴蒲木切宋玉體貌容冶見遇俳優

宋玉登徒子好色賦大夫登徒子侍於楚王短宋玉曰

玉為人體貌閑麗口多微詞性又好色王勿令出入後

宮王以登徒子之言問玉玉對云云於是楚王稱善宋

玉遂不退補史記屈原傳屈原既死之後楚有宋玉唐

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辭而以文見稱然東方曼倩滑稽

皆祖屈原之從容辭令終莫敢直諫

不雅漢書東方朔傳朔字曼倩平原厭次人上書高自

稱譽上偉之令待詔公車稍得親近上使諸數家

射覆連中賜帛時有幸倡郭舍人者滑稽不窮與朔為

隱應聲即對左右大驚上以朔為常侍郎嘗至太中大



夫後常為郎與枚皋郭舍人俱在左右談嘲而已補嚴助傳東方朔枚皋不限持論上頗能優畜之司馬

長卿竊貲無操

漢書司馬相如傳相如字長卿蜀郡成都人客遊梁梁孝王薨歸而家貧無以

自業素與臨邛令王吉相善往舍都亭令繆為恭敬日往朝相如相如初尚見之後稱病謝吉吉愈謹肅富人

卓王孫乃與程鄭謂令有貴客為具召之并召令長卿謝病不能臨令身自迎相如為不得已而往酒酣令前

奏琴相如為鼓一再行時王孫有女文君新寡好音故相如繆與令相重而以琴心挑之文君竊從戶窺心悅

而好之恐不得當也既罷相如乃令侍人重賜文君侍者通殷勤文君夜亡奔相如相如與馳歸成都家徒四

壁立後俱之臨邛賣酒卓王孫不得已王褒過章儻約分與財物乃歸成都買田宅為富人

沈氏攷證褒有儻約一篇自言到寡婦楊惠舍故言過章儻約下對揚雄德敗美新約字頗似幼字諸本誤以

為過章童幼案儻約揚雄德敗美新李善揚雄劇秦美全文載徐堅初學記揚雄德敗美新新注王莽潛移龜

鼎子雲進不能碎戟丹墀亢詞鯁議退不能草兮虛室頤性全真而反露才以耽寵詭情以懷祿素餐所刺何



以加焉抱朴子方李陵降辱夷虜史記李將軍傳廣子

之仲尼斯為過矣當戶有遺腹子名陵

為建章監天漢二年將步兵五千人出居延北單于以

兵八萬圍擊陵軍陵軍兵矢既盡士死者過半且引且

戰未到居延百餘里匈奴遮狹絕道食乏而救兵不到

虜急擊招降陵陵曰無面目報陛下遂降匈奴單于以

女妻之漢聞族陵母妻子自是之後李氏劉歆反覆莽

名敗隴西之士居門下者皆用為恥焉

世漢書楚元王傳向少子歆字子駿哀帝崩王莽持政

少與歆俱為黃門郎白太后畱歆為右曹太中大夫

封紅休侯以建平元年改名秀字穎叔及莽篡位為國

師王莽傳甄豐劉歆王舜為莽腹心倡導在位褒揚功

德安漢宰衡之號皆所其謀欲進者竝作符命莽遂據

以即真豐子尋復作符命言平帝后為尋之妻莽怒收

尋尋亡歲餘捕得詞連國師公歆子隆威侯棻棻弟伐

虜侯承及歆門人侍中丁隆等列侯以下死者數百人

先是衛將軍王涉素養道士西門君惠君惠好天文識

記為涉言劉氏當復興國師公姓名是也涉以語大司

馬董忠與俱至國師殿中廬道語歆因言天文人事東

方必成涉曰董公主中軍涉領宮衛伊休侯主殿中同



心合謀劫帝東降南陽天子宗族可全歆怨莽殺其二子遂與涉忠謀欲發孫伋陳邨告之劉歆王涉皆自殺

**傳毅黨附權門**

後漢書文苑傳傳毅字武仲扶風茂陵人

為司馬班固為中護軍憲府文章之盛冠於當世

**班固盜竊父史**

後漢書班彪傳子固字孟

堅以彪所續前史未詳欲就其業有人上書告固私改作國史者收固繫獄郡上其書顯宗甚奇之除蘭臺令

史使終成前所著書永平中始受詔潛精積思二十餘年至建初中始成然則非盜竊父史也固後亦坐竇憲

免官固不教學諸子多不遵法度吏人苦之及竇氏敗賓客皆逮考因捕繫固死獄中若以此責固無辭

**矣趙元叔抗疎過度**

後漢書文苑傳趙壹字元叔漢陽西縣人恃才倨傲為鄉黨所指屢

抵罪有人救得免作竊鳥賦又作刺世疾邪賦以紓其怨憤舉郡計吏見司徒袁逢長揖而已欲見河南尹羊

陟會其向臥哭之此所謂抗疎過度也

**馮敬通浮華擯壓**

後漢書馮衍傳衍字敬通京兆

杜陵人更始二年鮑永行大將軍事安集北方以衍為立漢將軍領狼孟長屯太原世祖卽位永衍審知更始



已死乃罷兵降於河內帝怨永衍不時至永以立功任  
用而衍獨見黜頃之為曲陽令誅斬劇賊當封以讒毀  
故賞不行建武末上疏自陳猶以前過不用  
顯宗卽位人多短衍以文過其實遂廢於家  
馬季長倭

媚獲誚

後漢書馬融傳融字季長扶風茂陵人才高博  
洽為世通儒懲於鄧氏不敢復違忤勢家遂為

梁冀草奏李固又作大將軍  
西第頌以此頗為正直所羞  
蔡伯喈同惡受誅

後漢書  
蔡邕傳

邕字伯喈陳留圉人董卓為司徒舉高第三日之間周  
歷三臺及卓被誅邕在司徒王允坐殊不意言之而歎

有動於色允勃然叱之

吳質詆忤鄉里

忤俗本作詞今  
從宋本魏志王

粲傳附吳質濟陰人裴松之注質字季重始為單家少  
游遨貴戚間不與鄉里相浮沈故雖已出官本國猶不

與之曹植悖慢犯法

魏志陳思王植傳善屬文太祖特  
見寵愛幾為太子者數矣文帝卽

位植與諸侯竝就國黃初二年監國謁者灌均希指奏  
植醉酒悖慢劫脅使者有司請治罪帝以太后故貶爵

安鄉侯餘

杜篤乞假無厭

後漢書文苑傳杜篤字季雅  
京兆杜陵人博學不修小節



不為鄉人所禮居美陽與令游數從路粹隘狹已甚魏志

請託不諧頗相恨合怨收篤送京師

王粲傳自穎川邯鄲淳繁欽陳雷路粹沛國丁儀丁廙

宏農楊修河內荀緯等亦有文采而不在七人之列裴

注引典略曰粹字文蔚與陳琳阮瑀等典記室承指數

致孔融罪融誅之後人覩粹所作無不嘉其才而畏其

筆也至十九年從大軍至漢中坐違禁陳琳實號麤疎

賤請驢伏法魚豢曰文蔚性頗忿驚

同上廣陵陳琳字孔璋為何進主簿進謀誅宦官取禍

琳避難冀州袁紹使典文章袁氏敗歸太祖太祖謂曰

卿昔為本初移書但可罪狀孤而已何乃繁欽性無檢

上及父祖琳謝罪太祖愛其才而不咎

格裴注繁音婆典略曰欽字休伯以文才機辨少得名

於汝穎其所與太子書記喉轉意率皆巧麗為丞相

主簿卒韋仲將曰陳琳實劉楨屈強輸作王粲傳東平

自麤疏休伯都無檢格

太祖辟為丞相掾屬以不敬被刑刑竟署吏裴注引典

略曰太子嘗請諸文學酒酣坐歡命夫人甄氏出拜坐

中眾人咸伏而楨獨平視太祖聞之乃收楨王粲率躁

減死輸作補屈衛物切強其兩切與屈彊同



見嫌

本傳王粲字仲宣山陽高平人以西京擾亂乃之

太祖

辟為丞相掾魏國建拜侍中孔融禰衡誕傲致殞

裴注

引韋仲將曰仲宣傷於肥懣孔融禰衡誕傲致殞

後漢書

孔融傳融見操雄詐漸著數不能堪故發辭偏

宕多致乖忤

文苑傳禰衡字正平原般人少有才辭

而氣尚剛傲

好矯時慢物惟善孔融融亦深愛其才衡

始弱冠而融年四十

遂與為交友稱於曹操而衡素輕

操操不能容送與劉表

後復傲慢於表表恥不能容以

送江夏太守黃祖

祖性急故送衡與之祖大會賓客而

衡言不遜祖大怒欲加捶

楊修丁廙扇動取斃魏志陳

而衡方大罵祖遂令殺之

傳植既以才見異而丁儀丁廙楊修為之羽翼幾為太

子者數矣文帝御之以術

故遂定為嗣太祖既慮終始

之變以修頗有才策於是以罪誅修文

帝即位誅丁儀

丁廙并其男口裴注

丁儀字正禮沛郡人廙字敬禮儀

之弟補

阮籍無禮敗俗晉書阮籍傳籍母終正與人圍

真音異

阮籍無禮敗俗某對者求止籍畱與決賭既而

飲酒二斗舉聲一號吐血數升裴惜往弔之籍散髮箕

踞醉而直視劉孝標注世說引晉陽秋曰何曾於太祖



坐謂阮籍曰卿任性放蕩傷禮敗俗若不變革王憲豈  
能相容謂太祖宜投之四裔以潔王道太祖曰此賢  
病君為之嵇康凌物凶終已見傳元晉書傳  
我怨之字休奕北地泥陽人武帝受禪廣納直言元及散騎常  
侍皇甫陶共掌諫職俄遷侍中初元進陶及陶入而抵  
元以事元與陶爭言諠譁為孫楚矜誇凌上同上孫楚  
有司所奏二人竟坐免官傳楚字子  
荆太原中都人才藻卓絕爽邁不羣多所陵傲缺鄉曲  
之譽年四十餘始參鎮東軍事後遷佐著作郎復參石  
苞驃騎將軍事楚既負其才氣頗侮易於苞至則  
長揖曰天子命我參卿軍事因此而嫌隙遂構陸機  
犯順履險同上陸機傳趙王倫輔政引為相國參軍倫  
錫文及禪詔機必與焉收機等九人付廷尉成都王穎  
吳王晏竝救理之得減死徙邊遇赦而止時成都王穎  
推功不居勞謙下士機遂委身焉太安初穎與河間王  
顥起兵討長沙王又假機後將軍河北大都督戰於鹿  
苑機軍大敗宦人孟玖譖其有異志穎  
大怒使牽秀密收機遂遇害於軍中潘岳乾沒取危



同上潘岳傳岳字安仁滎陽中牟人性輕躁趨世利其母數謂之曰爾當知足而乾沒不已乎岳終不能改初父爲琅邪內史孫秀爲小史給岳岳惡其爲人數撻辱之趙王倫輔政秀爲中書令遂誣岳及石崇等謀奉淮南王允齊王同爲亂誅之顏延年負氣摧黜南史顏延之傳延之夷三族無長幼一時被害年負氣摧黜南史顏延之傳延之字延年琅邪臨沂人讀書無所不覽文章冠絕當時疎誕不能取容劉湛等恨之言於義康出爲永嘉太守延年怨憤作五君詠湛以其詞旨不遜欲黜爲遠郡文帝詔曰宜令思愆里閭縱復不悛當驅往東土乃至難恕自可隨事錄之於是屏謝靈運空疎亂紀同上謝靈運傳少好學文居不與人閒事者七年謝靈運空疎亂紀同上謝靈運傳少好學文章之美與顏延之爲江左第一襲封康樂公性豪侈衣服多改舊形制世共宗之咸稱謝康樂也宋受命降爵爲侯又爲太子左衛率多愆禮度朝廷唯以文義處之自謂不見知常懷憤惋出爲永嘉太守肆意遊遨動踰旬朔理人聽訟不以關懷稱疾去職文帝徵爲祕書監遷侍中自以名輩應參時政多稱疾不朝出郭遊行經旬不歸上不欲傷大臣諷旨令自解東歸因祖父之資生業甚厚鑿山浚湖功役無已嘗自始寧南山伐木開



徑直至臨海太守王琇驚駭謂爲山賊文帝不欲復使  
東歸以爲臨川內史在郡遊放不異永嘉爲有司所糾  
司徒遣使收之靈運興兵叛逸遂有逆志追討禽之廷  
尉論斬降死徙廣州令人買弓刀等物要合鄉里有司  
奏收之文帝詔王元長凶賊自貽同上王宏傳曾孫融  
於廣州棄市  
陵王子良特相友好武帝疾篤暫絕融戎服絳衫於中  
書省閣口斷東宮仗不得進欲矯詔立子良上重蘇朝  
事委西昌侯鸞俄而帝崩融乃處分以子良兵禁諸門  
西昌侯聞急馳到雲龍門不得進乃排而入奉太孫登  
殿扶出子良鬱林深怨融卽謝元音暉侮慢見及同上  
位十餘日收下廷尉獄賜死  
傳裕弟述述孫眺字元暉好學有美名文章清麗啓王  
敬則反謀遷尙書吏部郎東昏失德江福欲立江夏王  
寶孚末更回惑欲立始安王遙光遙光又遣親人劉楓  
致意於眺眺自以受恩明帝不冝荅少日遙光以眺兼  
知衛尉事眺懼見引卽以福等謀告左興盛又語劉暄  
暄陽驚馳告始安王及江福始安欲出眺爲東陽郡福  
固執不與先是眺嘗輕福爲人凡此諸人皆其翹秀者  
至是構而害之收眺下獄死



補翹高貌翹秀謂其出拔尤異者

不能悉紀大較如此

補較古岳古孝二切至於

帝王亦或未免自昔天子而有才華者唯漢武魏太祖

文帝明帝宋孝武帝皆負世議非懿德之君也

漢承秦敝禮文

多缺孝武卽位罷黜百家表章六經興學校修郊祀改正朔定律歷號令文章煥然可觀而窮兵黷武致巫蠱之禍魏之三祖咸蓄盛藻終難免於漢賊之譏文則薄於兄弟明則侈於土木孝武於簡文之崩時年十歲至晡不臨左右進諫荅曰哀至則哭何常之有謝安歎其名理不減先帝既威權已出雅有人君之量已而溺於酒色爲長夜之飲見弑寵妃所謂皆負世議者也自子游子夏荀況孟軻枚乘

賈誼蘇武張衡左思之儔有盛名而免過患者時復聞

之但其損敗居多耳

漢書藝文志孫卿子三十三篇名況趙人爲齊稷下祭酒師古注本

曰荀卿避宣帝諱故曰孫案今書三十二篇枚乘傳乘字叔淮陰人爲吳王濞郎中王謀逆諫不用去遊梁梁



客皆善屬辭賦乘尤高孝王薨歸淮陰武帝自為太子  
時聞乘名及即位乘年老以安車徵道死賈誼傳誼雖  
陽人以能誦詩書屬文稱於郡中文帝召以為博士超  
遷歲中至太中大夫後為長沙王梁懷王太傅死年三  
十三藝文志儒家賈誼五十八篇又賦七篇蘇建傳建  
中子武字子卿以移中監使匈奴單于欲降之武不從  
畱十九歲始歸文選載武五言詩四篇後漢書張衡傳  
衡字平子南陽西鄂人作二京賦晉書文苑傳左思字  
太沖齊國臨淄人造齊都賦一年乃成復欲賦三都構  
思十年門庭藩溷皆著筆紙遇得一句即便疏之補復  
扶又

每嘗思之原其所積文章之體標舉與會發引性

靈使人矜伐故忽於持操

補莊子齊物論罔兩問景曰

起何其無持操與持一作特

果於進取今世文士此患彌切一事恨

當

補丁

一句清巧神厲九霄志凌千載自吟自賞不覺

更有傷人加以砂礫所傷慘於矛戟諷刺之禍速乎風



塵深宜防慮以保元吉

學問有利鈍文章有巧拙鈍學累功不妨精熟補累力委切本

作案拙文研思終歸蚩鄙但成學士自足為人必乏天才

勿強操筆宋本有也字補強其兩切操七刀切吾見世人至無才思俗本至下

行一於字自謂清華流布醜拙亦以眾矣江南號為詒

癡符本注論力正反案玉篇力近在并州有一士族好

為可笑詩賦詭擊本注上音窕相呼誘也下音警邢魏諸公北齊邢邵傳別字子

才河間鄭人讀書五行俱下一覽便記文章典範既瞻

且速每一文出京師為之紙貴與濟陰溫子昇為文士

之冠世論謂之溫邢鉅鹿魏收雖天才盤發而年事在  
二人之後故子昇死後方稱邢魏焉有集三十卷魏收  
傳收字伯起小字佛助鉅鹿下曲陽人以文華眾共嘲  
顯辭藻富逸撰魏書一百三十卷有集七十卷



弄虛相讚說便擊牛醢酒招延聲譽其妻明鑒婦人也  
泣而諫之此人歎曰才華不為妻子所容何況行路至  
死不覺自見之謂明老子道經自知者明補韓非喻老  
見之此誠難也為明

學為文章先謀親友得其評裁

補昨代切下同知可施行元注一本

無此四字案俗間本但作得其評論者

然後出手慎勿師心自任取笑旁

人也自古執筆為文者何可勝言

補勝音升

然至於宏麗精

華不過數十篇耳但使不失體裁辭意可觀便稱才士

時本便

要須動俗蓋世

宋本無須字

亦俟河之清乎

左氏襄八年傳

周詩有之曰俟河之清人壽幾何



不屈二姓夷齊之節也何事非君伊箕之義也

史記宋世家紂

為淫佚箕子諫不聽或曰可以去矣箕子曰為人臣諫不聽而去是彰君之惡而自悅於民吾不忍為也乃披

髮佯狂而為奴自春秋已來家有奔亡國有吞滅君臣固無常

分矣

補左氏昭卅二年傳史墨曰社稷無常奉君臣無常位自古以然分扶問切

然而君子

之交絕無惡聲

戰國燕策樂毅報燕惠王書曰臣聞古之君子交絕不出惡聲忠臣去國不潔

其一一旦屈膝而事人豈以存亡而改慮陳孔璋居袁裁

書則呼操為豺狼

魏志袁紹傳裴注引魏氏春秋陳琳為袁紹檄州郡文云操豺狼野心潛

包禍謀乃欲撓折棟梁在魏製檄則曰紹為虵虺

琳集孤弱漢室補裁昨哉切

此無在時君所命不得自尊然亦文人之巨患也當務

從容消息之

補從七恭切



或問揚雄曰吾子少而好賦雄曰然童子雕蟲篆刻壯

夫不爲也

宋本壯夫作壯士非案見法言吾子篇

余竊非之曰虞舜歌南

風之詩

禮記樂記昔者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風家語辯樂解昔者舜彈五弦之琴造南風之詩其詩

曰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

周公作鴟鴞之詠

詩序鴟鴞周公救亂也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爲詩以遺王

吉甫史克雅頌之美者

同上大雅嵩高蒸民韓奕皆尹吉甫美宣王之詩駟頌僖公也僖公能遵伯禽之法魯人尊之於是季孫行父

請命于周而

未聞皆在幼年累德也

補累力僞切

孔子曰不

學詩無以言自衛返魯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大明孝道

引詩證之

謂孝經

揚雄安敢忽之也若論詩人之賦麗以

則辭人之賦麗以淫

二語亦見吾子篇

但知變之而已又未知



雄自爲壯夫何如也著劇秦美新

文見文選

妄投於閣周章

怖懼不達天命

漢書揚雄傳王莽時劉歆甄豐皆爲上公莽既以符命自立欲絕其原豐子尋

歆子棻復獻之誅豐父子投棻四裔辭所連及便收不請時雄校書天祿閣上治獄事使者來欲收雄雄恐不

免廼從閣上自投下幾死莽聞之曰雄素不與事何故在此問問其故廼棻嘗從雄學作奇字雄不知情有詔

勿問然京師爲之語曰惟寂寞自投閣爰清靜作符命

童子之爲耳桓譚以勝老

子

同上大司空王邑納言嚴尤問桓譚曰子嘗稱雄書豈能傳於後世乎譚曰必傳顧君與譚不及見也凡

人賤近而貴遠親見子雲祿位容貌不能動人故輕其書老聃著虛無之言兩篇薄仁義非禮樂然後世好之

者以爲過於五經自漢文景之君及司馬遷皆有是言今揚子之書文義至深而論不詭於聖人若使遭遇時

君更閱賢知爲所稱善則必度越諸子矣宋本桓譚作袁亮未詳當由避桓字并下字亦訛

葛洪以

方仲尼

晉書葛洪傳洪字稚川丹楊句容人自號抱朴子因以名書其尚博篇云世俗率神貴古昔而



賤賤同時雖有蓋世之書猶謂之不及前代之遺文也是以仲尼不見重於當時太予見蚩薄於比肩也使

人歎息此人直以曉算術解陰陽故著太予經雄傳以爲經莫

大於易故作太予補王涯說予合而連之者易也分而著之者予也四位之次曰方曰州曰部曰家最上爲方

順而數之至於家家一一而轉而有八十一家部三十三

而轉故有二十七部州九九而轉故有九州一方二十

七百二十九贊其外崎贏二贊以備一儀之月爲數

子所惑耳其遺言餘行孫卿屈原之不及孫卿屈原已見前補屈九

切勿安敢望大聖之清塵且太予今竟何用乎不啻覆醬

甑而已雄傳劉歆謂雄曰空自苦今學者有祿利然尙不能明易又如予何吾恐後人用覆醬甑也雄

笑而不答師古注甑音部小嬰也補覆敷救切案侯芭而後若虞翻宋衷陸績范望王涯吳祕司馬光諸人咸

重太元惜顏氏亦不及見耳案下當分段

抱經堂校定本



齊世有席毗者

俗本誤作辛毗乃曹魏時人今從宋本

清幹之士官至行

臺尙書

隋書百官志後齊制官行臺在令無文其官置令僕射其尙書丞郎皆隨權制而置員焉其文

未嗤鄙文學嘲劉逖云

北齊書文苑傳劉逖字子長彭城叢亭里人魏末詣霸府倦於

羈旅發憤讀書在遊宴之中卷不離手亦留心文藻頗工詩詠

君輩辭藻譬若榮華須

臾之翫

宋本榮華作朝菌

非宏才也豈比吾徒千丈松樹

千丈本多

作十丈今從宋本補世說識鑒篇庾子嵩目和嶠森森如千丈松雖磊砢有節目施之大厦有棟梁之用常

有風霜不可凋悴矣劉應之曰既有寒木又發春華何

如也席笑曰可哉

哉本皆作矣今從宋本案下當分段

凡爲文章猶人

宋本無人字

乘驥驥雖有逸氣當以銜勒制

之

宋本銜勒作銜策非說文銜馬勒口中銜行馬者也勒馬頭絡銜也家語執轡篇夫德法者御民之具猶



御馬之有銜勒也此言行文貴有節制自當用銜勒若策者所以鞭馬而使之疾行非本意矣勿使流

亂軌躅放意填坑岸也

補坑客庚切坑岸猶言坑壘案下當分段

文章當以理致為心腎氣調為筋骨

補調徒弔切

事義為皮

膚華麗為冠冕今世相承趨末棄本率多浮豔辭與理

競辭勝而理伏事與才爭事繁而才損放逸者流宕而

忘歸穿鑿者補綴而不足時俗如此安能獨違但務去

泰去甚耳必有盛才重譽改革體裁者實吾所希

補裁昨代

切下同希望也本當作晞案下當分段

古人之文宏材逸氣體度風格去今實遠但緝綴疎朴

未為密緻耳今世音律諧靡

補文彼切

章句偶對諱避精詳



賢於往昔多矣宜以古製裁為本今之辭調為末

補調徒弔

切竝須兩存不可偏棄也

吾家世文章甚為典正不從流俗梁孝元在蕃邸時撰

西府新文紀無一篇見錄者

俗本紀作史記二字今從宋本補隋書經籍志西府

新文十一卷并錄梁蕭淑撰案金樓子著書篇所載諸書有自撰者有使顏協劉緩蕭賁諸人撰者此書當亦元帝所使為之亦以不偶於世無鄭衛之音故也有詩賦銘誄

書表啓疏二十卷吾兄弟始在草土竝未得編次

補草土謂

在苦由之中也便遭火盪盡竟不傳於世銜酷茹恨徹於心髓

操行見於梁史文士傳

梁書文學傳顏協字子和七代祖含晉侍中國子監祭酒西平

靖侯父見遠博學有志行齊治書侍御史兼中丞高祖受禪不食卒協幼孤養於舅氏博涉羣書工草隸釋褐



湘東王國常侍兼記室世祖鎮荊州轉正記室時吳郡  
顧協亦在蕃邸才學相亞府中稱為二協舅謝暕卒協  
居喪如伯叔之禮議者重焉又感家門事義不求顯達  
恆辭徵辟大同五年卒所撰晉仙餘五篇日月災異圖  
兩卷遇火湮滅二子之儀之及孝元懷舊志隋書經籍志懷舊志

推補操七到切行下孟切

九卷梁元帝撰

沈隱侯曰

梁書沈約傳約字休文吳興武康人高祖受禪封建昌縣侯卒謚隱

文章當從

三易易見事一也易識字二也易讀誦三也邢子才常

曰沈侯文章用事不使人覺若胃臆語也深以此服之

祖孝徵亦嘗謂吾曰沈詩云崖傾護石髓此豈似用事

邪

晉書嵇康傳康遇王烈共入山嘗得石髓如飴即自服半餘半與康皆疑而為石補子才邢邵字孝徵祖

字挺

顧氏家訓

卷四

七

抱經堂校定本



邢子才魏收俱有重名時俗準的以爲師匠邢賞服沈

約而輕任昉

梁書任昉傳昉字彥昇樂安博昌人雅善屬文尤長載筆才思無窮起草卽成不加

點竄沈約一代詞宗深所推挹

魏收受慕任昉而毀沈約每於談讌辭

色以之鄴下紛紜各有朋黨祖孝徵嘗謂吾曰任沈之

是非乃邢魏之優劣也

吳均集

梁書文學傳吳均字叔庠吳興故鄣人文體清拔有古氣好事者或教之謂爲吳均體隋書經

籍志梁奉朝請吳均集二十卷本傳同

有破鏡賦

今不傳

昔者邑號朝歌顏

淵不舍里名勝母曾參斂襟

漢書鄒陽傳里名勝母曾子不入邑號朝歌墨子回

車案此文不同蓋各有所本

蓋忌夫惡名之傷實也破鏡乃凶逆之

獸事見漢書

漢書郊祀志有言古天子嘗以春解祠祠黃帝用一梟破鏡注孟康曰梟鳥名食母



破鏡獸名食父黃帝欲絕其類故使百吏祠皆用之為文幸避此名也比世往往

見有和人詩者題云敬同補案以同為和初唐人如駱賓王陳子昂諸人集中猶然

別有作奉和同云云者和字乃後人所增入孝經云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

同不可輕言也梁世費旭詩云不知是耶非殷雲詩云

飄颻雲母舟簡文曰旭既不識其父雲又飄颻其母此

雖悉古事不可用也漢武帝李夫人歌是耶非耶立而望之晉宮閣記舍利池有雲母舟

見初學記補費旭江夏人殷雲疑是殷芸梁書有傳芸字灌蔬陳郡長平人勵精勤學博洽羣書為昭明太子

侍讀宜與簡文相接也又有湘東王記室參軍褚雲河南陽澤人有詩二者姓名必有一訛以耶為父蓋俗稱

也古木蘭詩世人或有文章引詩伐鼓淵淵者宋書已

有屢遊之誚宋本脫文章二字屢遊未詳如此流比幸須避之北面



事親別舅攜渭陽之詠

詩小序渭陽秦康公念母也康公之母晉獻公之女文公遭麗

姬之難未反而秦姬卒穆公納文公康公時為大子贈送文公于渭之陽念母之不見也我見舅氏如母存焉

堂上養老送兄賦桓山之悲

沈氏攷證家語顏回聞哭聲非但為死者而已又有

生離別者也聞桓山之鳥生四子焉羽翼既成將分於四海其母悲鳴而送之聲有似於此謂其往而不返也

孔子使人問哭者果曰父死家貧賣子以葬與之長決子曰回也善於識音矣一本作恆山者非案沈氏所引

家語見顏回篇說苑辨物篇亦載之桓山作完山

皆大失也舉此一隅觸途宜

慎

江南文制

文制猶言製文

欲人彈射

補食亦切

知有病累隨即改之

陳王得之於丁廙也

文選曹子建與楊德祖書僕嘗好人譏彈其文有不善者應時改定

昔丁敬禮當作小文使僕潤飾之僕自以才不能過若人辭不為也敬禮謂僕卿何所疑難文之佳惡吾自得



之後世誰相知定吾文者邪吾嘗歎此達言以為美談山東風俗不通擊難補乃

吾初入鄴遂嘗以此宋本無此字忤人至今為悔汝曹必無

輕議也

凡代人為文皆作彼語理宜然矣至於哀傷凶禍之辭

不可輒代蔡邕為胡金盈作母靈表頌曰悲母氏之不

永然委我而夙喪補此文今蔡集有之胡金盈胡廣之女此句作胡委我以夙喪又為

胡顯作其父銘曰葬我考議郎君補胡顯廣之孫議郎名寧今蔡集無此篇

與下袁三公頌同逸袁三公頌曰猗歟我祖出自有媯王粲為潘

文則思親詩云躬此勞悴鞠予小人庶我顯妣克保遐

年而竝載乎邕粲之集思親詩今見粲集中此例甚眾古人之所



行今世以為諱

宋本下有也字

陳思王武帝誄遂深永蟄之思

潘岳悼亡賦乃愴手澤之遺

岳集中載悼亡賦無此句

是方父於蟲

禮記月令季秋之月蟄蟲咸俯

匹婦於考也

宋本作譬婦為考也禮記玉藻父沒而不能讀父之

書手澤存焉爾

蔡邕楊秉碑云統大麓之重

案今蔡集所載秉碑一篇無此語書

舜典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

補鄭康成注尚書大傳云山足曰麓麓者錄也古者天子命大事命諸侯則為

壇國之外堯聚諸侯命舜陟位居攝致天下之事使大錄之

潘尼贈盧景宣詩云九

五思飛龍

今集中有送盧景宣詩一首無此句易乾卦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案九五君位飛龍

是聖人起而為天子故不可泛用

孫楚王驃騎誄云奄忽登遐

此篇今已亡禮

記曲禮下告喪曰天

陸機父誄云億兆宅心敦敘百揆

此語未見左氏閔元年傳天子曰兆民書泰誓中紂有億兆夷人又康誥汝丕遠惟商考成人宅心知訓文選



劉越石勸進表純化既敷則率土宅心書姊誅云倪天

益稷惇敘九族舜典納于百揆百揆時敘傳倪天

之和詩大雅大明大邦有子倪天之妹傳倪今為此言

則朝廷之罪人也王粲贈楊德祖詩云我君餞之其樂

洩洩此篇已亡楊脩字德祖太尉彪之子左氏隱元年

賦大隧之外不可妄施人子況儲君乎融融姜出而

挽歌辭者或曰古者虞殯之歌左氏哀十一年傳公孫

殯送葬或曰出自田橫之客崔豹古今注薤露蒿里並

歌曲之為作悲歌言人命如薤上之露易晞滅也亦謂人死

魂魄歸乎蒿里故有二章至李延年乃分為二曲薤露

送王公貴人蒿里送士大夫庶人皆為生者悼往告俗

使挽柩者歌之世亦呼為挽歌本

作苦今哀之意陸平原陸機為平多為死人自歎之言

從宋本原內史

抱經堂校定本



詩格既無此例又乖製作本意

宋本作大意陸機挽歌詩三首不全為死人自

歎之言唯中一首云廣宵何寥廓大暮安可晨人往有反歲我行無歸年乃自歎之辭

凡詩人之作刺箴美頌各有源流未嘗混雜善惡同篇

也陸機為齊謳篇前敘山川物產風教之盛後章忽鄙

山川之情疎失厥體

非也案本詩惟師以下刺景公據形勝之地不能脩尚父桓公之業

而但知戀牛山之樂

其為吳趨行何不陳子光夫差乎

思及古而無死也

京洛行胡不述赧

王靈帝乎

非也京洛為天子之居當以可法可戒為體何為而述赧王靈帝乎沈氏攷證樂府陸機

齊謳行備言齊地之美亦欲使人推分直進不可妄有

所營也又云崔豹古今注曰吳趨行吳人以詞其地陸

機吳趨行曰聽我歌吳趨趨

步也一本作吳越行者非



自古宏才博學用事誤者有矣百家雜說或有不同書

儻湮滅後人不見故未敢輕議之今指知決紕繆者略

舉一兩端以為誠補禮記大傳五者一物紕繆注紕猶錯也釋文紕匹彌切繆本或作繆

詩云有鶯雉鳴補鶯說文以水切今讀戶小切又云雉鳴求其牡詩邶風匏

有苦葉篇毛傳亦曰鶯雌雉聲又云雉之朝雉尚求其雌詩小

雅小弁篇鄭予注月令亦云雌雄雉鳴潘岳賦曰岳有射雉

賦雉鶯鶯以朝雉是則混雜其雄雌矣徐爰注此賦云延年以潘為誤

用案詩有鶯雉鳴則云求牡及其朝雉則云求雌今云鶯鶯朝雉者互文以舉雄雌皆鳴也案徐說甚是古人

行文多有似此者詩云孔懷兄弟詩小雅常棣作兄弟孔懷孔甚也懷思也

言甚可思也陸機與長沙顧母書通典秦長沙郡漢為國後漢復為郡晉因

抱經堂校本  
抱經堂校定本  
抱經堂核定本



之述從祖弟士璜死乃言痛心拔腦本多作惱譌有如孔懷

心既痛矣即為甚思何故言有如也觀其此意當謂親

兄弟為孔懷詩云父母孔邇而呼二親為孔邇於義通

乎異物志云隋書經籍志異物志擁劍狀如蟹但一螯

偏大爾補螯五勞切亦作螯何遜詩云躍魚如擁劍是不分魚蟹

也梁書文學傳何遜字仲言東海鄒人入漢書御史府

中列柏樹常有野鳥數千棲宿其上晨去暮來號朝夕

鳥而文士往往誤作烏鳶用之補此見朱博傳本皆作烏宋祁因顏此言謂當

作鳥抱朴子說項曼都詐稱得仙自云仙人以流霞一杯

與我飲之輒不飢渴補見法惑篇而簡文詩云霞流抱朴碗



亦猶郭象以惠施之辨為莊周言也案莊子天下篇自

述施之言而辨正之郭象注云昔吾未覽莊子嘗聞論者爭夫尺捶連環之意而皆云莊生之言案此篇較評

諸子至於此章則曰其道舛駁其言不中乃知道聽塗說之傷實也則郭注本分明顏氏譏之誤也後漢

書囚司徒崔烈以銀鐺鎖元注上音當銀鐺大鎖也世間

多誤作金銀字後漢書崔駰傳孫寔從弟烈因傳母入錢五百萬得為司徒獻帝時子鈞與袁

紹俱起兵山東董卓以是收烈付鄒獄武烈太子亦是

錮之銀鐺鐵鎖卓既誅拜城門校尉

數千卷學士補南史忠壯世子方等傳字實相元帝長子少聰敏有俊才南討軍敗溺死謚忠壯

元帝即位改謚武烈世子嘗作詩云銀鐺三公腳刀撞僕射頭為俗

所誤補撞宅江切射音夜

文章地理必須愜當補丁梁簡文鴈門太守行梁書簡文帝紀

真氏卷四七抱經堂校定本



諱綱字世績小字六通高祖第三子大寶二年侯景使  
王偉等弑之帝雅好題詩其序云余七歲有詩癖長而  
不倦然傷於輕豔當時號曰宮體漢書匈奴傳趙武靈  
王自代竝陰山下至高關為塞置雲中鴈門代郡漢書  
地理志鴈門郡乃云鶯軍攻日逐燕騎蕩康居大宛歸  
秦置屬并州

善馬小月送降書

左氏昭廿一年傳宋公子城與華氏戰于楮丘鄭翽願為鸛其御願為鶯

漢書匈奴傳狐鹿孤單于立以左大將為左賢王數年  
病死其子先賢揮不得代更以為日逐王日逐王者賤  
於左賢王戰國燕策蘇秦說燕文侯曰燕軍七百乘騎  
六千匹漢書西域傳康居國與大月氏同俗東羈事匈奴  
奴大宛國治貴山城多善馬馬汗血武帝遣使者持千  
金及金馬以請宛善馬不肯與漢使妄言宛遂攻殺漢  
使於是天子遣貳師將軍伐宛宛人斬其王毋寡首獻  
馬三千匹宛王蟬封與漢約歲獻天馬二匹大月氏為  
單于攻破乃遠去不能去者係南山羌號小月氏其稟  
漢使者有五翎候皆屬大月氏補宛於袁切氏音支降  
下江切翎與翕同此殆言燕宋蕭子暉隴頭水云天寒  
之軍其與此諸國皆不相及也



隴水急散漫俱分瀉北注徂黃龍東流會白馬梁書蕭子恪傳

弟子暉字景光少涉書史亦有文才後漢郡國志漢陽郡隴縣州刺史治有大坂名隴坻注三秦記其坂九迴

不知高幾許欲上者七日乃越高處可容百餘家清水四注下郭仲產秦州記隴山東西百八十里登山嶺東

望秦川四五百里極目泯然山東人行役升此而顧瞻者莫不悲思故歌曰隴頭流水分離四下念我行役飄

然曠野登高望遠涕零雙墮宋書朱脩之傳鮮卑馮宏稱燕王治黃龍城漢書西南夷傳自冉駹以東北君長

以十數白馬最大皆氏類也補案隴在西北黃龍在北白馬在西南地皆隔遠水焉得相及此亦明

珠之類美玉之瑕淮南子汜論訓夏后氏之璜不能無珠考明月之珠不能無類補考瑕釁也

類若絲之結類也盧對切宜慎之

王籍入若耶溪詩云蟬噪林逾靜鳥鳴山更幽江南以

為文外斷絕物無異議梁書文學傳下王籍字文海琅邪臨沂人七歲能屬文及長好



學博涉有才氣除輕車湘東王諮議參軍隨府會稽郡境有雲門天柱山籍嘗遊之累月不反至若邪溪賦詩云云當時以為文外獨絕案此書作斷絕疑誤簡文吟詠不能忘之孝元諷味以為不可復得

補復扶又切

至懷舊志載於籍傳范陽盧詢

祖鄴下才俊乃言此不成語何事於能

補魏書盧觀傳觀從子文偉文

偉孫詢祖襲祖爵大夏男有術學文辭華美為後生之俊舉秀才至鄴

魏收亦然其論句

詩云蕭蕭馬鳴悠悠旆旌毛傳云言不誼譁也吾每歎此解有情致籍詩生於此意耳

蘭陵蕭慤梁室上黃侯之子工於篇什嘗有秋詩云芙

蓉露下落楊柳月中疎時人未之賞也吾愛其蕭散宛

然在目

北齊書文苑傳蕭慤字仁祖梁上黃侯曄之子天祿中入國武平太子洗馬會秋夜賦詩云云



為知音 所賞 穎川荀仲舉同上荀仲舉字士高穎川人仕梁為南沙令從蕭明於寒山被執長

樂王尉粲甚禮之與粲劇飲嚙粲指至骨顯祖知之杖仲舉一百或問其故荅云我邢知許當時正疑是麀尾

耳 琅邪諸葛漢亦以為爾而盧思道之徒雅所不愜北史

盧子真傳元孫思道字子行才學兼著然不持細行好輕侮人物文宣帝崩當朝文士各作挽歌十首擇其善者而用之魏收等不過得一二首惟思道獨有八篇故時人稱為八米盧郎

何遜詩實為清巧多形似之言揚都論者恨其每病苦

辛饒貧寒氣不及劉孝綽之雍容也梁書劉孝綽傳孝綽字孝綽彭城人

七歲能屬文舅齊中書郎王融深賞異之每言曰雖然天下文章若無我當屬阿士阿士孝綽小字也

劉甚忌之平生誦何詩常俗本無常字今從宋本補云蘧居響北闕

愴愴元注呼麥反補不道車又撰詩苑止取何兩篇時

玉篇乖戾也



人譏其不廣

梁書何遜傳范雲見其對策大相稱賞因結忘年交好自是一文一味雲輒嗟賞沈

約亦愛其文餘已見上注

劉孝綽當時既有重名無所與讓唯服謝

朓常以謝詩置几案間動靜輒諷味簡文愛陶淵明文

亦復如此

陶潛字淵明一字元亮晉宋南史並有傳補復扶又切

江南語曰梁有

三何子朗最多三何者遜及思澄子朗也子朗信饒清

巧思澄遊廬山每有佳篇亦

俗間本作竝

爲冠絕

梁書文苑傳何思澄

字元靜東海郟人少勤學工文辭起家爲南康王侍郎累遷平南安成王行參軍兼記室隨府江州爲遊廬山

詩沈約見之自以爲弗逮除廷尉正天監十五年敕太子詹事徐勉舉學士入華林撰編略勉舉思澄等五人

應選遷治書侍御史出爲秣陵令入兼東宮通事舍人除安西湘東王錄事參軍舍人如故時徐勉周捨以才

具當朝竝好思澄學常遞日招致之卒有文集十五卷初思澄與宗人遜及子朗俱擅文名時人語曰東海三



何子朗最多思澄聞之曰此言誤耳如其不然故當歸  
遜意謂宐在己也子朗字世明早有才思工清言周捨  
每與其談服其精理世人語曰人中爽爽何子朗  
為固山令卒年二十四文集行於世補冠古玩切

### 名實篇第十

名之與實猶形之與影也德藝周厚則名必善焉容色

姝麗則影必美焉今不脩身而求令名於世者猶貌甚

惡而責妍影於鏡也

補左氏襄廿四年傳夫令名德之興也怨思以明德則令名載而行

之上士忘名中士立名下士竊名

補莊子逍遙遊聖人無名又天運篇老子

曰名公器也不可多取後漢書逸民傳法真逃名而名我隨避名而名我追離騷老冉冉其將至今懼修名之不立  
逸周書官人解規諫而不忘名者體道合德享鬼

神之福祐非所以求名也立名者脩身慎行懼榮觀之



不顯非所以讓名也

補老子道經雖有榮觀宴處超然

竊名者厚貌深

姦干浮華之虛稱非所以得名也

人足所履不過數寸然而咫尺之途必顛蹙於崖岸拱

把之梁每沈溺於川谷者何哉

拱把俗本作拱抱今從宋本補梁橋也沈直深

切為其旁無餘地故也

補為于偽切

君子之立己抑亦如之

至誠之言人未能信至潔之行物或致疑皆由言行聲

名無餘地也吾每為人所毀常以此自責若能開方軌

之路

戰國齊策蘇秦說齊宣王曰秦攻齊徑亢父之險車不得方軌馬不得竝行百人守險千人不能過

也補亢父音剛甫

廣造舟之航

詩大雅大明造舟為梁傳天子造舟諸侯維舟大夫方舟士特

舟正義皆釋水文李巡曰比其舟而渡曰造舟然則造舟者此船於水加板於上如今之浮橋杜預云則河橋



之謂也方言九舟自則仲山之言信宋本作重於登壇

之盟左哀十四年傳小邾射以句繹來奔曰使季路要

曰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之言子何辱焉對曰魯

有事于小邾不敢問故死其城下可也彼不臣而濟其

言是義之也由弗能補案證鼎非子路事韓非子說林

也齊人曰使樂正子春來吾將聽子魯君請樂正子春

樂正子春曰胡不以其真往也君曰我愛之荅曰臣亦

愛臣之信鴈與贗同疑顏趙熹之降城賢於折衝之將

矣沈氏攷證後漢趙熹傳舞陰大姓李氏擁城不下更

孤孫熹信義著名願得降之使詣舞陰而李氏遂降諸

本誤作趙喜補降下江切衝衝車也晏子雜上仲尼曰

不出於尊俎之間而知千里之外其晏子之謂也可謂折衝矣

吾見世人清名登而金貝入補漢書食貨志金刀龜貝

所以通有無也說文貝海

頁氏家川 卷四 三 抱經堂校定本



介蟲也象形古者貨貝而寶龜周而有泉至秦廢貝行錢信譽顯而然諾虧不知後

之矛戟毀前之干櫓也慮子賤云誠於此者形於彼處俗

本作必又一本作密案顏氏有辨在書證篇宋本作慮

信顏氏元本今從之補家語屈節解巫馬期入單父界

見夜鮒者得魚輒舍之巫馬期問焉鮒者曰魚之大者

吾大夫愛之其小者吾大夫欲長之是以得二者輒舍

之巫馬期返以告孔子曰宓子之德至矣使民聞行若

有嚴刑於旁敢問宓子何行而得於是孔子曰吾嘗與

之言曰誠於此者刑乎彼宓子行此術於單父人之虛

也案刑形古通用據家語乃孔子告子賤之言人之虛

實真偽在乎心無不見乎迹補見胡電切但察之未熟耳一

為察之所鑒巧偽不如拙誠承之以羞大矣

韓非子說林上故曰

巧詐不如拙誠樂羊以有功見疑秦西巴以

伯石讓卿

有罪益信易恆九三不恆其德或承之羞

左氏襄三十九年傳伯有既死使太史命伯石為卿辭太

史退則請命焉復命之又辭如是三乃受策入拜子產



是以惡其為人王莽辭政漢書本傳大司馬王根薦莽也使次已位自代上遂擢莽為大司馬成

帝崩哀帝即位莽上疏乞骸骨哀帝曰先帝委政於君而棄羣臣朕得奉宗廟嘉與君同心合意今君移病求

退朕甚傷焉已詔尚書待君奏事又遣丞相孔光等白太后大司馬即不起皇帝不敢聽政太后復令莽視事

已因傳太后當於爾時自以巧密後人書之畱傳萬代怒復乞骸骨

可為骨寒毛豎也補豎臣庾切說文立也下亦音同近有大貴以俗本無宋

有孝悌著聲前後居喪哀毀踰制亦足以高於人矣而

嘗於苦塊之中以巴豆塗臉補禮記問喪寢苦枕塊哀親之在土也本草巴豆出

巴郡有大毒遂使成瘡表哭泣之過左右童豎不能掩之補豎

小使之益使外人謂其居處飲食皆為不信以一偽喪

末冠者乃貪名不已故也補喪息浪切案下當分段

百誠者乃貪名不已故也



有一士族讀書不過二三百卷天才鈍拙而家世殷厚

雅自矜持多以酒犢珍玩交諸名士甘其餽者遞其吹

噓共俗本作相今從宋本補後漢書鄭太傳孔公緒清談高論噓枯吹生盧思道孤鴻賦序翦拂吹噓長其

光價朝廷以為文華亦嘗宋本出境聘句東萊王韓晉明

篤好文學疑彼製作多非機杼補此以織喻也魏書祖瑩傳常語人云文章須

自出機杼成一家風骨何能共人同生活也遂設讌言面相討試宋本有竟

日歡諧辭人滿席屬音賦韻命筆為詩彼造次即成了

非向韻補屬音燭造七到切了非向韻言絕非向來之體韻也韻之為言始自晉宋以來有神韻風韻

遠韻雅韻之語眾客各自沈吟遂無覺者補沈直韓退歎曰果

如所量補音韓又嘗問曰玉琰杼上終葵首當作何形



乃荅云斑頭曲圍勢如葵葉耳韓既有學忍笑為吾說

之

沈氏攷證禮記玉藻注終葵首者於杆上又廣其首方如椎頭故以此荅為非補杆上終葵首本周禮攷

工記玉人文杆者殺也於三尺圭上除六寸之下兩畔殺去之使已上為椎頭言六寸據上不殺者而言謂椎為終葵齊人語也斑他頂切杆直呂切椎直追切今之槌也殺色界切

治點子弟文章以為聲價大弊事也

補治直之切理其亂也點謂點竄潤

飾之也聲謂名聲著聞價如市馬者得伯樂一顧而遂倍於常價也聲價見後漢書姜肱傳一則不

可常繼終露其情二則學者有憑益不精勵

案下當分段

鄴下有一少年出為襄國令

魏書地形志北廣平郡襄國秦為信都項羽更名二

漢屬趙國晉屬廣平郡

頗自勉篤公事經懷每加撫卹以求聲譽

凡遣兵役握手送離或齎梨

俗本作黎當是通用今從宋本

棗餅餌人



人贈別云上命相煩情所不忍道路飢渴以此見思民

庶稱之不容於口及遷為泗州別駕

隋書地理志下邳郡後魏置南徐州

後周改為泗州

通典職官十四州之佐

史漢有別駕治

中主簿等官別駕從刺史行部別乘傳車故謂之別駕

注庾亮集荅郭豫書別駕舊與刺史別乘其任居刺史之半

此費日廣不可常周一

有偽情觸途難繼功績遂損敗矣

損敗俗本作敗損

或問曰夫神滅形消遺聲餘價亦猶蟬殼蛇皮獸迹鳥

迹耳

沈氏攷證迹音航又音岡唐韻云獸迹諸本不攷以為音闕補爾雅釋獸免其迹迹

何預於

死者而聖人以為名教乎對曰勸也勸其立名則獲其

實且勸一伯夷而千萬人立清風矣勸一季札而千萬

人立仁風矣勸一柳下惠而千萬人立貞風矣勸一史



魚而千萬人立直風矣故聖人欲其魚鱗鳳翼難沓參

差

補魚鱗疑當作龍鱗後漢書光武紀天下士大夫固望其攀龍鱗附鳳翼以成其所志耳案龍八十一鱗

具九九之數鳳舉而百鳥隨之皆言其多也揚雄甘泉賦駢羅列布鱗以難沓兮柴虎參差魚頡而鳥跗參差

初登初宐二切柴虎一本作傑僂初綺初擬二切跗胡剛切蕭該音義諸詮僂音池又音多蘇林音解多冠之

多章昭音疏佳反不絕於世豈不宏瑚肱切哉四海悠悠皆慕名

者蓋因其情而致其善耳抑又論之祖考之嘉名美譽

亦子孫之冕服牆宇也自古及今獲其庇廕者亦眾矣

夫脩善立名者亦猶築室樹果生則獲其利死則遺其

澤世人汲汲者不達此意若其與魂爽俱昇松柏偕茂

者惑矣哉

者字宋本有別本無



涉務第十一

士君子之處世

士字別本作夫今從宋本

貴能有益於物耳不徒高

談虛論左琴右書以費人君祿位也國之用材大較不

過六事

補較古岳古孝二切

一則朝廷之臣取其鑒達治體經綸

博雅二則文史之臣取其著述憲章不忘前古三則軍

旅之臣取其斷決有謀強幹習事

補斷丁貫切

四則蕃屏之

臣取其明練風俗清白愛民

補屏必郢切

五則使命之臣取

其識變從宜不辱君命

補使所吏切

六則興造之臣取其程

功節費開略有術

開略宋本作開悟似不切案略謂方略興造則當明開方之術亦謂有智

也此則皆勤學守行者所能辦也人性有長短豈責具



美於六塗哉但當皆曉指趣能守一職便無媿耳

吾見世中文學之士品藻古今若指諸掌及有試用多

無所堪居承平之世不知有喪亂之禍

補喪息  
痕切

處廟堂

宋本作  
廊廟

之下不知有戰陳之急係俸祿之資不知有耕

稼之苦肆吏民之上不知有勞役之勤故難可以應世

經務也晉朝南渡優借士族故江南冠帶有才幹者擢

爲令僕已下尙書郎中書舍人已上典掌機要

補晉書  
職官志

尙書令秩千石受拜則策命之以在端右故也僕射服

秩與令同尙書本漢承秦置晉渡江有吏部祠部五兵

左民度支五尙書尙書郎主作文書起草更直五日於

建禮門內初從三署詣臺試守尙書郎中歲滿稱尙書

郎三年稱侍郎選有吏能者爲之中書舍人晉初置舍

人通事各十人江左合舍人通事謂之通事舍人掌呈



奏其餘文義之士多迂誕浮華不涉世務纖微過失又

惜行捶楚

補捶之累切說文以杖擊也楚荆也亦用以扑撻者

所以處於清高

高俗

聞本作名今從宋本

益護其短也至於臺閣令史主書監帥諸王

籤省

補宋書百官志

漢東京尚書令史十八人晉初正令史百二十人書令史百三十人諸公令史無定

員

案續漢書百官志

尚書六曹一曹有三主書故令史十八人籤謂籤帥省謂省事自主書監帥以下名位卑

微志故不載而

竝曉習吏用濟辦時須縱有小人態

皆可鞭杖肅督故多見委使益用其長也人每不自量

補音

舉世怨梁武帝父子愛小人而疏士大夫此亦眼

不能見其睫耳

史記越世家齊使者曰幸也越之不亡也吾不貴其用智之如目見豪毛而不

見其睫也



梁世士大夫皆尚褻衣博帶大冠高履補漢書雋不疑傳暴勝之請與

相見不疑褻衣博帶注言著褻大之衣廣博之帶也後漢書光武帝紀光武絳衣大冠案高履猶高齒履也

出則車輿入則扶侍郊郭之內無乘馬者周宏瑚肱切正

為宣城王所愛給一果下馬常服御之舉朝以為放達

魏志東夷傳濊國出果下馬漢桓時獻之注果下馬高三尺乘之可於果樹下行故謂之果下馬見博物志魏

都賦補梁書哀太子大器傳太宗至乃尚書郎乘馬則嫡長子中大通三年封宣城郡王

紕効之補効胡槩胡得二切及侯景之亂膚脆骨柔不堪行步體

羸氣弱不耐寒暑坐死倉猝者往往而然建康令王復

性既儒雅未嘗乘騎見馬嘶歎陸梁莫不震懼補通典州郡十

二丹陽郡江寧本名金陵吳為建業晉避愍帝諱改為建康騎奇寄切歎普悶切陸梁跳躍也懼之涉切乃

顏氏家訓 卷四 抱經堂校定本



謂人曰正是虎何故名爲馬乎其風俗至此元注一本無自建康

令王復已下一段

古人欲知稼穡之艱難斯蓋貴穀務本之道也夫食爲

民天補漢書酈食其傳王者以民爲天而民以食爲天民非食不生矣三日不

粒父子不能相存耕種之秣鉏之呼毛切刈穫之載

積之打拂之簸揚之補打都挺切說文擊也拂過擊也案今人讀打爲都瓦切誤簸補過

切凡幾涉手而入倉廩安可輕農事而貴末業哉江南

朝士因晉中興補中陟仲切南渡江卒爲羈旅至今八九世

未有力田悉資俸祿而食耳假令有者皆信僮僕爲之

補令呂貞切信補發俗本誤從手如信馬之信未嘗曰觀起一墩土補唯宋本從土國



語周語王耕一墾注一墾一耦之發也耜廣五寸二耜爲耦一耦之發廣尺深尺墾鉢伐二音耘一株苗不知幾月當下幾月當收安識世閒餘務乎故治官則不了營家則不辦皆優閒之過也此後宋本有世有疑人一投又見下

歸心篇後案當削此歸彼

江寧王 霖潤之校字

上元張師式華伯覆校

顏氏家訓卷第四











